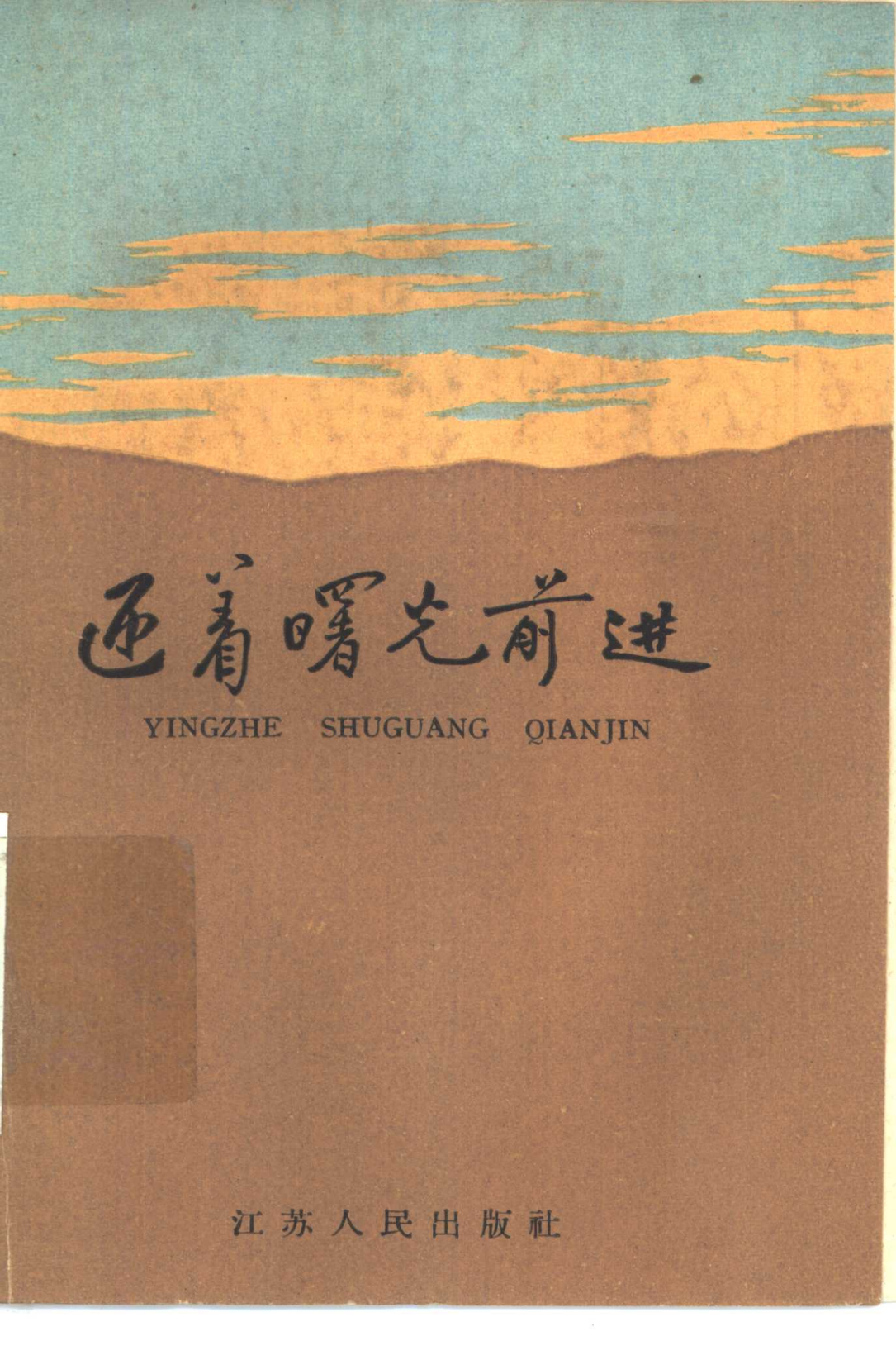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迎着曙光前进

YINGZHE SHUGUANG QIANJIN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迎着曙光前进

中国人民解放军编
南京部队炮兵政治部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本书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的二十一篇革命斗争故事。这些作品，生动有力地反映了人民军队忠于革命、不怕牺牲、团结群众、艰苦奋斗等的高贵品质。

本书中有些文章，曾以“踏上革命的征途”书名发表过。

迎着曙光前进

中国人民解放军
南京部队炮兵政治部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—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三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 5 1/18 字数 94,000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目 录

踏上革命的征途.....	张新华 (1)
我的第一个班长.....	周純麟 (12)
王老师和他的紅色炮兵队.....	何 輝 (19)
威震敌胆.....	秦化龙 (27)

——亿足智多謀的徐彥刚司令員

夜袭獅姑頂.....	周純麟 (39)
草地上见到毛主席.....	刘 昆 (52)
“路”.....	张新华 (55)
三双牛皮草鞋.....	潘 平 (61)
忆小陈.....	秦化龙 (66)
迎着曙光前进.....	郭卓辛 (76)
到陕北去.....	周明国 (87)
听, 革命歌声多嘹亮.....	何 輝 (94)

可靠的堡垒.....	靳英杰 (101)
智取虎北.....	王 展 (107)
擒狼窝.....	靳英杰 (114)

从无到有.....武鸣亭 (126)

梁山寻炮.....杨华风 (134)

蒋坝突围记.....郭一萍 (140)

泰安城头第一炮.....王涛 (148)

全歼黄伯韬兵团.....武鸣亭 (154)

家.....王良亭 (163)

踏上革命的征途

张新华

我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一个貧苦的农家，父亲和母亲都是勤劳的农民，終年給地主耕种，但总是不得温飽。

在我小时候，家里有一片竹山，山上长滿了碧綠碧綠的又粗又高的竹子，还有两人也抱不攏的杉木和一棵棵枝叶繁茂的茶树。山上的收入是維持家里主要来源。这片竹山成了我家的命根子。

九岁那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一躺就是几个月。为了給父亲治病，母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典卖光了，可是病还是不見起色。那时，我們那里的高利貸剝削是极其厉害的，借一块白洋过一个月就要还两块，一石谷子过一年就要加五加六。我們明知道借錢就等于招住自己的喉嚨，但是总不能眼巴巴的看着父亲病死啊！没办法，母亲就向地主曹国志借了十一块钱，当时规定三个月以后还清，地主怕光是口說沒有根据，就要我們將竹山作为抵押。不久，父亲死了，旧債还不起，新債又来了。从此，命根子的

• 1 •

竹山：就再也不是我們的了！

家里实在穷得没有办法，孤儿寡妇，无依无靠，只得暂时并入堂叔家过活。

我一年年长大了，母子二人觉得待在旁人家里总有許多不便，于是就在我十五岁的那年与叔叔分开了。我們又搬到了自己那間有小楼的木屋里住下。屋子年代久了，四周的木板墙破烂得直透风，夜里連灯火也点不住；几张瓦片象剝落的魚鱗，东零西散的盖在屋頂上；白天，太阳光从屋頂直射到屋里来，夜晚，躺在床上，可以望见天空中一閃一閃的星星，一到下雨天就漏得連个藏身的地方也沒有。

我們向地主租种了一点土地，母亲和我就白天黑夜的在地里干活。母亲是穷苦人家的女儿，是个劳动能手，除了冬天，差不多終年赤着脚。她粗細农活都能干：掌犁、下种、挑粪、鋤地，样样都行，賽过一般的男人。我除了帮助母亲劳动之外，还經常出去給地主家打短工。

为了餬口，我們也經常給米販担米。那时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叫我起床，她将路上吃的飯装在一个用粗布縫成的小袋里。我們拿着扁担，跑到离村十里的曹坊，各人挑上一担米，再走向四十五里外的山下口去，来回要走一百多里路。每担掙上二毛錢。途中肚子餓了，就在路旁一坐，舀来一碗凉水，一面咕嘟咕嘟喝上几口，一面把冷

飯团一个个往嘴里填。有时，弄得要向人家要到一碗开水，母子俩推来让去，最后，还是我喝够了，母亲才沾上一两口。每次担米回来，因为过度的劳累，母亲总是浑身筋骨酸痛，夜晚睡在床上象躺在钉板上一样的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但是，为了挣上几毛錢，第二天她还是要和我一道去担。

1931年，我二十岁了。这年冬天，紅十二軍来到了我們的家乡宁化、长汀一带，而且有一部分部队就駐在离我們村十里地的曹坊。村上那些平日在穷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地主老財們，一听说紅軍来了，早夹着尾巴逃得无影无踪了。那时，紅軍每到一处地方，只要一休息，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：写标語、发传单、召集大家开会等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地里干活，紅軍宣传队的同志下来了。他們由村东头慢慢向西走来，一面敲鑼打鼓，一面高声喊道：“老乡們，开会啦！开会啦！”后面跟着一大群村上的男女老少。我看着大家鬧鬧嚷嚷的那股高兴劲，不由得把鋤头朝地里一扔，也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了。我們来到村南头的大祠堂里。嗨！那里比每年元宵节时做戏还熱鬧。广场上站滿了黑压压的人群，东一堆西一簇的，每一簇人中間都围着一个宣传队员。搭得高高的戏台上，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标語。我一天学也沒上，所以一个字也不識。戏台的周围，象店鋪一样挂滿了从地主老財們家

里沒收来的皮袍、綢袄、被子和其一些七七八八的輕巧的家具杂物。几个紅軍战士持着枪非常精神的站在台上。广场的中央是一堆堆的粮食、农具和一口口杀好了的皮白肉紅的肥猪，許多嘖嘖嘎嘎的鸡鴨也圈在一旁。……

不一会，台上走出了一个小年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中等身材，穿一身整整齐齐的灰軍装，腰皮带上别着一支装在皮套里的短枪，套口上还露出一截鮮紅的綢子。从他的外表看，大概是宣传队的一位負責干部。他站到台中，两手向大家摆了摆，鬧哄哄的广场上顿时靜了下来。

“乡亲们，现在我們开会囉！今天的大会是要把沒收来的地主豪紳的财产，分給貧苦的农民……我們紅軍是穷人的队伍，是帮助穷人求解放的……”他的声音越讲越高，两只手不时的在空中摆动。这时，会场上鴉雀无声，人們都睜大眼睛全神貫注地听他讲着，好多人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。

我听着他讲，觉得句句話都很新鮮，越听越觉得有道理，一句一句直往脑子里钻。的确，我們一年忙到头，辛辛苦苦的，还是吃不飽穿不暖。可地主呢？成年不劳动，吃得肥头胖脑的，还骑在我們头上作威作福。我过去总认为穷人是命里注定穷的，就不知道是被地主豪紳們剝削穷的。想想他讲的話，我一下明白了：原来我們是这样才穷的啊！我第一次懂得了压迫和剝削这个字眼。

散会了，人們都拿着分到的东西，挑的、抬的、背的、提的，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但我却舍不得离开这个会场，直楞楞的站在那里，对着那高高的戏台、紅紅綠綠的标語和那些总是堆着笑容、說起話来头头是道、此时还在场上忙忙碌碌的宣传隊員們出神。

突然，有两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刚才在台上講話的那个同志。

“老乡，刚才讲的話你听得懂嗎？”他笑嘻嘻的望着我。

“能懂，能懂！你刚才讲的真好，道理都对。”我一面說一面連連点头。

他听了我的回答，朝我身上穿的补釘連补釘的衣服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問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”

我用手向北指着山坡下的那間小木房子說：“就在那里。”

“哦！那我們今天从你家門前經過的。”

接着他又問我家里有什么人，日子过得怎样等等。我們談起家常来了，慢慢的，我不象开始時間一句答一句的那样拘束了，他是那么亲切，心里不由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別的好感，于是就把家庭的情况全部給他讲了。

等我讲完，他在会场四面看了看，原来，场上还有好些人也在东一个西一个的和宣传隊員們亲切地交談着。

他把手招了招，叫大家围攏来，接着，他又向我们几十个人讲开了：“乡亲们！我们都是穷苦人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我们要团结起来，打倒地主豪绅……你们想想看，一个村上只有一两个地主，大家团结起来还怕斗不倒他们吗！……乡亲们！要组织起来，打土豪分田地！”

他的话象一根火柴点着了干草一样燃起了我们胸中斗争的火焰，我们这些年轻的穷后生们，不由得活跃起来了。

以后，宣传队又下来了两次。每次我们总有许多人去和他们贴标语、发传单，或者帮着搬东西、布置会场。穷苦的农民在红军的宣传和教育下，都慢慢开始觉醒了。

可是不久，宣传队要回到长汀去了。临走时，他们告诉我们要在村里成立赤卫队，把斗争坚持下去。第一次上台讲话的那位同志（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了）还特地给我留下了一张条子说：将来红十二军离开后，如果万一情况紧急，就到长汀县十字街陈诚中学找红十二军的征兵委员会去。

我们根据他的指示，马上成立了赤卫队。队员们都是村上一些不怕惹祸的穷小伙子。大概因为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吧，大家就推我当了队长。其实，我们都是初出茅庐，怎样组织领导，谁也不清楚，反正只知道要团结起来跟地主老财们干！赤卫队都集中住在村上地主的房子里。我

們戴着紅袖章，拿着梭標、大刀、長矛、土槍等，學習宣傳隊的做法，每天出去開大會，把沒收來的東西分給農民，鬧得轰轰烈烈，鬥爭一天天向外擴大。

1932年春初，紅十二軍從曹坊撤走了。我們赤衛隊一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，为了更好的把鬥爭堅持下來，確定暫時回到各自的家里去，每天晚上聯繫一次。鬥爭不是那麼大張旗鼓的進行了。

一天早上，天還是黑糊糊的，我睡得正香，突然聽到一陣劈劈啪啪的槍聲和吹得噠噠响的洋號聲，我剛睜開眼，又傳來了刺耳的“沖啊！殺啊！抓活的！”的叫喊。情況不妙，民團来抓人了。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。“開門！快開門！”接着，一陣槍托猛烈的打在門上。糟糕，這怎麼辦呢？我從樓上后牆的木窗里探出頭去一望，昏暗的晨霧中，一些民團在屋子周圍亂轉，可是在緊靠屋后的小山溝里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。我靈機一動，迅速拿起一塊磚頭，用力朝木窗砸去，“呸”的一聲，磚頭碎成兩截，木窗被砸了個大窟窿。我一步跨上窗戶，使勁一蹬，拼命往下跳，越過小溝和溝那邊的高牆，正好跳在牆那邊的山坡上，這時也顧不得兩腳震得麻酥酥的刺痛，就橫沖直撞的急急往上走，一口氣跑到了山腰上的一個小樹叢里隱蔽了起來。

山下不時傳來乒乒乓乓的砸東西的聲音，夾着狗咬

声，民团的喊杀声……乱成了一片。

为了防备敌人的阴谋，白天我还不放下山，就在稻草堆里躲着。可是心里哪能安得下：我是逃出来了，别的赤卫队员不知有没有危险？村上抓走了哪些人呢？母亲的下落怎样？……一连串的问题撕裂着我的心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了，我顺着山路，慢慢的往下走。黑漆漆的村子里，死一般的沉寂，偶然传来几声冷落的狗叫。我又翻过一个山梁，急匆匆的摸到了河西马子家。马子也是赤卫队员，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次事件的经过。原来民团是地主曹兴旺出钱搬来的，民团先包围了我家，村上其他赤卫队员听到风声后来不及通知我都逃掉了，因此也都没有被抓到。母亲因为来不及逃，被民团捆着拖了有三、四里路，鲜血顺着一路淌，后来大概敌人以为她死了，就将她丢在路旁的茅草里，是邻人把她抬回来用姜汤灌醒的。这批狗杂种临走时还在村上大叫大嚷说：“抓不到赤卫队的人不甘心，以后抓到了一定要剥皮、挖心肝、活埋！”

地主和狗腿子们的心多么狠毒啊！但当我知道同志们都没有受到损失，母亲也还活着的时候，心里总算宽慰了许多。

面前的事实告诉我：在村上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。怎么办呢？这时，想起了宣传队那位同志临走时对我讲的话。他留下的那张条子，还藏在我贴肉的衣袋里。对，当红

軍去！窮人要翻身，只有拿起槍杆，堅決和地主老財們干到底！

第二天，我決定回家去看看，同時和母親談談當紅軍的事。一到家，只見屋門敞開着，木板牆被打得稀爛，房子里亂糟糟的，桌子、板凳的斷腿東一條西一條，仅有的幾個罐子也被打破了，破布爛衫被撕得一片片的甩得到處都是，灶也砸倒了，鍋子碗具全部砸碎了；家里稍微好一點的東西被搶劫一空。母親躺在屋角里的木板床上吃力的哼着。這一幅淒慘的情景，刺痛着我的心，慘痛、憤恨、復仇的情緒交織在一起，我恨不得立刻去參加紅軍，拿起槍杆，把這批地主老財們狠狠的揍個痛快！

“娘！”我輕輕地叫了一聲。

“你這冤家，再不回來把我急死了。”母親睜開眼睛慢慢從床上坐起來，她嘆了一口粗氣說：“哎！這是什麼世道啊！”

“娘！不要難過，這口氣总有一天要出的！”我憤恨的說，實在壓制不住心中的怒火。

“怎麼？還想出去鬧嗎？”母親馬上問道。

“對，我要去當紅軍，象宣傳隊的同志一樣，拿槍和他們干！”

“當紅軍去？……”她沒有繼續說下去，淚水已經噙滿了眼眶。

在这种：走，舍不得，在家，待不住的情况下，我知道她此时心里一定很难过，因此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停了半晌以后，她慢慢转过身来望着我说：“哎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愿留你！”说完后她又叹了口气。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批狼心狗肺的畜生，真是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啊！”

“娘，我明天就走！”看着母亲这副样子，我真是又高兴又难过。

“明天走？急什么！”她停了停又说，“等两天吧！让我替你做两套褂裤，好带出去替换。”

“不要，你的伤这样重，怎么能缝呢！”

“怕什么，只要他们砸不烂我的老骨头，怎么不能做！”

我不愿意辜负母亲的一片好心，于是就答应了。

那几天，母亲白天黑夜的忙着。我一面收拾着家里打得一塌糊涂的破破烂烂，一面出去和赤卫队员们联系，商量着一起参加红军。

早春的夜，还是有点凉飕飕的，母亲在松明下（用松树枝点着发出的光亮）一针一针的为我缝补着衣服鞋袜，看她支着剧痛的身体，我实在不忍心让她过度的劳累：

“娘，快睡吧，你身体吃不消的！”

“一夜不睡几更天，一世不睡几十年，有什么要紧！”

哎，这次縫了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再替你縫呵！”她总是这样说。

我知道母亲的脾气：她要怎样，你是不大容易更改她的主意的。我只有坐在她的身旁，看着她一针一针的縫，有时就给她倒上一杯热茶。在一晃一晃的松明下我端詳着母亲慈祥厚实的脸，啊，我发现她的脸頰消瘦了，鬓边出现了几根花白的头发，生活的风霜，使她刚过四十的年紀，就显得格外苍老了。我不禁心里一阵难过，革命的决心更是坚定了。

三天以后的一个傍晚，我背上母亲亲手打的小包袱，和本村另外四个人，拿着宣传队那位同志临走时留下的条子，奔向长汀县去。

从此，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我的第一个班长

周 純 麟

二十多年前，当我滿十八岁那年，革命的火焰正燃遍了我的家乡大别山区，使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紅軍战士。

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时，就不能不怀念起我亲爱的班长——我的第一个班长。

記得在新兵团学习結束，就分配到当时的紅四方面軍三十三团七連。在連部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，年龄不大，約莫二十三、四岁，圓脸，面孔又紅又黑，个子不高，可长得很結实，特别是他那又厚又大长滿老茧的双手，象一张登記表似的清楚地記載着他的经历。

当指导員把我介紹給他班当战士之后，他没有作声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同时把我的右手紧紧握在他的两只大手当中很久很久……从此，我就成了他的部下了。

到連队的那一天，正下着大雪，西北风呼呼的刮着，天气冷得象能够把石头冻裂似的。我們虽然住在一間房子里，但是房子的四壁上到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窗子，西